



2021.5.11 星期二

《曙光拾贝·龚诤专辑》

龚诤，温岭三中东部校区  
 语文教师，喜欢执笔写字、作  
 文，有作品发表和获奖。



## 河堤

寒假，带着女儿回到老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带着女儿奔跑在残断的河堤上。此刻，我和女儿都是个孩子。

河堤是我的梦，也是我的牵挂，那里长满了我童年的故事，那堤上的牛，那乡亲们的嬉笑怒骂，长吁短叹。每次回去，总要踏上那条河堤，沐浴泥土气息的风，看清澈的河水浸润洁白的鹅卵石。我生在那河堤旁的老屋里，长在那不急不断的河水边。那堤上的阴雨风晴落入河水，似一条血脉早已延伸到我的身体，深入我的灵魂。

沿堤建村，一条河堤枕着百十户人家，二三百人口。春天来临，河堤一片青翠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细雨如酥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桃红梨白，柳嫩春风一吹，缤纷落英，老屋再升腾起袅袅炊烟，便是诗意江南了。一个小村，并不挨山，却有一条几十丈宽的河流轻轻流过，不曾断流，也不曾澎湃，任清波日夜悠然地歌唱，荡涤一村人的痛与累。于堤上，看天际流云，观禽畜飞跳，与孩童嬉闹，纵使再高明的画家，也画不出它的精髓。连续落了一些时日的春雨，放晴后乡亲们便提着竹篮在堤上捡地衣。地衣似木耳，只是更薄，将地衣洗净，焯一焯水，凉拌，加点辣椒，炒鸡蛋或雪菜，味道都极美，还可以养生。

夏天，堤上萤火虫飞舞，让人误认为是天上繁星。童年的时光里，一把撕裂的蒲扇拍不走老屋里的闷热，乡亲们喜欢将晚饭端到河堤上吃。河堤两边空旷，气息流通，特别是经了河水的微风一过，凉爽快活。饭后，我们这些孩子纷纷搬来草席，挤在一块，一个挨一个地帮着挠背，每一百下后，转过身，回挠，惹得大人们羡慕。于是，有善于编故事的大人便出起了主意，若给人挠背，便给孩子们讲故事。那个缺乏故事的年代，孩子们总会一骨碌爬起，对应着给围坐的大人一边挠背，一边听那些耸人听闻却又有趣的故事。那些故事，归根结底都是善有善报，情节虽拙朴却不缺乏温情，没少激发我们童年丰富的想象。

有一年梅雨季，河水暴涨。七八里外一个村庄的河堤突然决了口，约摸半小时，河水便漫延到了我们村。半日过去，整个村庄便浸泡在齐腰深的水里了。于是，鸡鸭牛猪，能搬出来的家什，齐聚在河堤上，大家盼望老天放晴，祈祷洪水快点退去。那段日子，最难熬也最和谐。每天，男人们要泅水去几百米外的地里摸摸浸没在水底的蔬菜瓜果，或是张了网捕几条肆意乱窜的鱼。女人们则操起锅瓢，烧起大锅饭。男女老幼，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和衣而歇。平日里邻里之间那些复杂的烦心狗碎，在大自然的侵袭面前，都成为过眼烟云。大自然有时不讲理，有时却是最有情的调解员。

刚上初中那会儿，有朝霞的周末，对着绵软的河水大声用乡村腔读英语是件快乐的事。一次，老师将我期末英语满分的成绩单送到村里，村里人便传颂着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从此，河堤上就多了几个读书的身影。学校在二三十里外的镇上，于河流的上游，上学或放学，沿着河堤走上两三个小时。河堤清静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走的路多，见的事多。每一段路都是一幅画，牧童、炊烟、棉麻、老屋，乳名的呼唤，还有隔河可望的劳作，实在有趣。走着走着，就走向了远方。

回家越来越少，但那段河堤总会落在茶杯里，溅起浪花。后来，大规模拆建，我回到家，村里的老屋已基本拆完，河堤也残断了几百米，挖掘机还在轰鸣，几人合抱的苦楝树也被砍倒在地。我神伤，仿佛昨天还在它浓密的树阴里捉知了，童年的伙伴滚着铁环在树下奔跑，我又仿佛听到了啾啾声，是谁家娶了新娘，要在这堤上大树下请大家喝喜酒？

村庄里的  
那个少年

## 放牛

我是放牛长大的孩子。

童年的岁月里，男耕女织，牛就必不可少。八十年代，一头牛价值几百元，又仅春夏劳作，秋冬养闲，因此，叔伯两家甚至一个家族共用一头牛不奇怪。然而，耕地播种，谁家都要抢时间，又因为牛在A家养得肥壮，在B家瘦得突骨。于是，彼此不快，怨隙渐生，最终狠了心，各家花了血本，单独买一头牛。我家自从有了牛后，放牛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。

放牛一天两次，朝霞升起时和太阳西斜时各一次。

在哪里放牛颇有讲究。田埂小路的草最盛，但小路易踩坏，牛又贪嘴，常趁我们不注意，舌头一探一卷，庄稼就遭了灭顶之灾。因而须牢牢抓住牛绳，眼睛盯牢牛的每一口嚼动，以免惹了麻烦。

湖河之洲有长长的水草，赶牛涉水登洲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可以去采菱角、挖慈姑，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去摘鸡头米。野生的菱角个小刺尖，将藤一拉，一串风铃似的菱角晃荡荡在眼前，不消半日，就可以采一小盆。菱角生甜，慈姑粉脆，鸡头米粒似珍珠，煮好了端到院子里，是夏夜月光里左邻右舍围坐纳凉的最佳消遣。

河堤的草短，担心牛跑远了，可以用二三十米长的牛绳系在一个桩上，牛的活动范围就固定在以桩为中心、绳长为半径的范围。我们同样放心做游戏，或者和邻村的孩子斗嘴。

牛在小水沟里可以左右开弓吃草，我们常常跨越牛背从左岸跳到右岸，又从右岸跳到左岸。跳跃的本领长进不小，但也偶有失足落入水沟的时候，这都不是大事，最要紧的是，牛上岸后记住帮它捉腿上的蚂蝗。

秋收后，庄稼地里都种上了红花草，春耕时，将红花草翻进地里，作有机肥。这个时段除了红花草，似乎也没什么可以喂牛了。此时，红花草十来公分长，正嫩绿着，是牛的美餐。一般来说，主人发现牛吃自家的红花草，也不生气，吃掉一些，春天照样生长蓬勃，况且，牛吃了红花草，回馈一坨牛粪，也不算亏。我们常在草地里翻跟斗、摔跤，有时玩得尽兴，竟忘记了牛吃红花草不能贪嘴，红花草胀气，有时牛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，必须马上在它的肚皮上打一个孔，才能救它的命。

总有顽皮的小伙伴提出要斗牛，谁家的牛更有力气，那是一份无上的自豪。我不参与斗牛，我见不得牛铆足了劲，奋蹄冲刺，然后，嘭的一声头顶在一起，牛角断裂，鲜血淋漓的画面，实在残忍。我不喜欢小伙伴骑牛的德性，看到骑牛，我就想起书上写的，骑在人民头上的，人民把他摔垮；给人民作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。我喜欢给牛捉苍蝇，捉牛虻，还有牛虻。牛虻最可恶，隐蔽地吸血，我捉住它们，常常把它们踩碎，或喂了鸡才感到痛快。

父亲耕地时，有时急了，用鞭子抽牛的脊背，啪啪的鞭子声令我战栗。牛脾气犟起来，有时挣断绳子逃跑，对于弃了鼻栓的牛，父亲毫无办法，就呵斥我去对付它。我不慌不忙地接近牛，而牛也总是温顺地迎着我重新将鼻栓和绳系好。

照顾母牛生的小牛，是很有趣的事。因为陪伴着小牛长大，小牛总喜欢蹭在我的身边。有时不见了它的踪影，只要大声地呼唤，呼唤几声，它准撒着欢跑过来。夕阳里，有时，我一手牵着母牛，一手抚着小牛回家，父亲见了，总会露出快活的笑容。

上大学时，父亲还让我放牛。后来，父亲把牛卖了，他说，我们家的田别人承包了，人家统一用机器耕地。再后来，我带女儿回老家，女儿突然兴奋地说：爸爸，你看，那里有一头牛，你车停一下，我要拍照。我猛地有些莫名的酸楚，我知道，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的画面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当年的那群趁放牛之机在地里摔爬的孩子也都白发了头。

## 打猪草

打猪草不是女孩子的专利，农村的男孩子没有没打过猪草的。

童年，家家户户养猪，猪给农民带来一年中最直观最可靠的收入。农家人不用饲料喂猪，饲料是不菲的成本。打猪草就几乎成了娃们每天的必修课。

春有百花秋有硕果，但农村的娃哪里有这闲情逸致，从小就学得了种田三样宝，猪粪塘泥红花草等农谚，似乎父辈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，那一对冤家就是我们继承的衣钵。打猪草，总要图个成群结对的可乐。

夏天打猪草是最有趣的，有了打猪草的理由，我们便不用顶着烈日扛起锄头跟随父母去啃咬大地。打猪草没有任何压力，太阳偏西，我们一群娃就相约去水渠里、小河边，那里有各种水草，我们纵情跳入水中，一阵横扫，不消半个钟头，每个人都装满两筐，有弱小的孩子跟着同去的，大家也一定帮他的忙，将猪草打好。然后，嬉水就成了我们的游戏。江南的男娃们似乎天生有一种击水的能耐，大家都能深游浅出，俯仰翻腾，有时在水中扮成敌我两方，开枪战斗，激烈交火。玩累了，大家还不忘从水里剥一把野茭白，或挖几根细若手指的嫩莲茎回去，也有时在河渠岸下摸鱼虾。因此，晚上的餐桌上，就显得丰富了一些，严厉的父亲有了下酒的菜，也就不轻易发脾气，有时黝黑的脸庞上还会舒展出一线浅笑，让我们感到轻松。

冬天的猪草不丰富，只能去萧索的田间寻找稻槎菜，稻槎菜细小，贴着地面生长，得仔细观察才能发现。要打满一筐猪草，确实得花些工夫。好在冬天没有其他农活，我们娃可以带着铁丝钩，欢笑着慢慢搜寻。发现稻槎菜，将尖细的钩子插入泥土，一拉，稻槎菜连根拔起。要是发现田鼠洞就快活了，三两个孩子顺着田鼠洞将泥土一块块扒开，三两个孩子做好打田鼠的准备。田鼠很狡猾，往往令我们猝不及防地跑出来，于是大家在田地里围追堵截，空旷的田地，田鼠终究是无处藏身，只好束手就擒。

有一两年，母亲种的番薯长势很好，茂密的藤蔓就着上一年的余粮足以饱食猪的胃口。于是，母亲说：今年不用辛苦打猪草，你在家读书吧。可是，我手中的书本上总会不自觉地跃动着同伴们奔跑欢笑画面。

农家的猪圈大多和厨房同舍，许是便于残羹冷炙的处理，每次吃饭时，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被父母习惯拿来和猪进行比较。猪换了一圈又一圈，后来，我们也终究离开了这个圈。

不知哪一年开始，农户家里不允许再养猪。一转眼，父母也跟着我到城里生活了多年。年前，我开车载父母去农村拔萝卜，看着丢在田头的一堆萝卜缨，父亲心疼地说：太可惜了，这个给猪吃，多长膘。说着，他久久望着那两间老屋。我的眼前，也不自觉又浮现出一幅打猪草的画面。

